

MEA 及 AET 对电离辐射所引起的染色体畸变及精原細胞损伤的防护作用

汪安琦 杜若甫

(中国科学院遺传研究所)

小白鼠在受 150 伦 γ 射线照射前 8—10 分钟, 受含 5.0 毫克 AET, 3.0 毫克 MEA 或 2.5 毫克 AET 及 1.5 毫克 MEA 的生理盐水溶液的腹腔注射。結果表明, AET 及 MEA 使各种精原細胞的退化細胞減少, 存活的精原細胞增多, 并使初級精母細胞中的染色体畸变率降低。

一、前 言

目前世界各国对寻找电离辐射的化学防护药物都非常重視, 正在进行大規模的試驗研究。正如巴克 (Z. M. Bacq) 所指出的, 一个能实用的化学防护药物, 也必須同时对电离辐射的遺傳学危害有防护作用^[1]。

不少人曾研究了对射線的致死作用有防护效果的药物对哺乳动物性腺的防护作用, 但在 1959 年以前所得的結果中, 大部分是失败的^[1,2,3]。巴克, 迈森 (J. R. Maisin) 等以及努日金 (Н. И. Нуждин) 等都認為, 这是由于有全身防护作用的药物在体内分布不均, 而在性腺內浓度过低所致^[1,3,4]。

我們認為, 除上述可能的原因外, 也有可能是: (1) 过去研究中多以睪丸重量及一般組織學觀察作为指标, 这些指标都不够細緻。 (2) 过去所用的射線剂量太大, 以致敏感性很大的性腺所受的损伤很严重, 防护药物的效果不能表現出来。例如, 在过去一些失败的試驗中, 一般用 200 伦琴照射雌鼠, 300, 500 伦琴照射雄鼠。而腊 (R. Rugh) 等于 1957 年用 50 伦琴 X 射線照射性成熟之雌性小家鼠时, 却觀察到 MEA 对卵巢的防护作用——使生殖力提高、絕育期推迟^[5]。管原努等在以 200 伦琴照射雄性小家鼠时, 也曾觀察到 AET 在后代显性致死率上所表現的部分防护效果^[6]。

为了驗証上述两点設想, 我們于 1960 年进行了本工作¹⁾。

二、材料与方法

在本研究中用 150 伦琴的 Co^{60} γ 射線照射昆明种性成熟之雄性小白鼠; 所觀察的指标为敏感性很高的各类精原細胞的退化現象及初級精母細胞后期与末期中的染色体畸变。

小白鼠体重为 22—27 克, 平均体重为 25.6 克。全部試驗动物分为五組:

第一組: 对照組, 20 只, 不注射药物, 受照射。

第二組: AET 組, 20 只, 先注射 AET, 然后受照射。

第三組: MEA 組, 20 只, 先注射 MEA, 然后受照射。

第四組: AET + MEA 組, 20 只, 先注射 AET 及 MEA 之混合液, 然后受照射。

第五組: 絶对对照組, 5 只, 正常性成熟之雄性小白鼠, 不注射药物, 也不受照射。

1) 參加本項研究的还有王秀英、刘翠英、林应山等。

MEA 与 AET 均分別溶于生理盐水中, pH 值为 7.0。在照射前 8—10 分鐘, 給药物处理各組的每只动物腹腔注射 0.2 毫升的生理盐水溶液, 內含 5 毫克 AET (第二組), 或 3 毫克 MEA (第三組), 或 2.5 毫克 AET 及 1.5 毫克 MEA (第四組)。

放射源为 400 克鎳当量之钴源。受照射时动物装在特制塑料盒中, 盒面与射源中心距 18 厘米。剂量率为 104 伦琴/分。每次照射一組动物。

在照射后隔 12 小时、1 天、5 天及 35 天, 自受照射各組分別随机取 5 只小白鼠, 杀死, 取出其一对睪丸。将其中的一个固定于 Orth 液中, 另一个固定于 Carnoy 液中。絕對对照組的动物在照射組受照射后的第 11 天一次杀死, 其睪丸也用上述两种固定液固定。

除第四組外, 对其他各組照射后 12 小时、1 天及 5 天固定于 Orth 液的睪丸进行了組織学觀察。切片厚 7 微米, 用 PAS 法染色, 并用埃尔利希 (Ehrlich) 酸性苏木精液复染。在显微鏡下选择切片中接近于圓形的精小管橫切面, 先按欧克伯格 (E. F. Oakberg) 的将精子发生过程分为十二个时期的方法确定其时期^[8], 然后数橫切面中正常的与退化的 A型、B型及中間型精原細胞。在每一小白鼠的睪丸中, 觀察 36 个精小管橫切面(每一时期的精小管橫切面各 3 个)。

将照射后 1 天、5 天及 35 天用 Carnoy 液固定的各組睪丸組織, 用醋酸洋紅染色法制成压片。觀察其初級精母細胞分裂的后期与末期中的染色体畸变。在每一小白鼠睪丸組織中觀察 200 个后期与末期。在計算染色体畸变率时, “一个桥”、“断片”及“桥+断片”作一次畸变計, 而“两个桥”則作两次畸变計。

三、实验結果

1. 对精原細胞的防护作用

在絕對对照組中, 每一精小管橫切面中平均有 3.190 个 A型精原細胞和 9.570 个 B型及中間型精原細胞。每一横切面上的 A型細胞平均数在受照射后迅速減少, 在照射后 12 小时減至 2.212 个, 而 5 天后則降至 0.448 个, 仅为絕對对照的 1/7。B型与中間型細胞更为敏感, 在照射后每一横切面上其平均数減少得更快。在受照射后 12 小时, B型与中間型細胞即減少一

表 1 各組小白鼠的每一精小管橫切面中 A型精原細胞平均数

照射后间隔时间	处 理	每一精小管橫切面中 A型細胞数 ± S.E.	与对照組比較差异显著性之测定		
			t	自由度	P
12 小时	对照	2.212±0.238	—	—	—
	AET	2.055±0.131	0.577	7	>0.2
	MEA	2.918±0.251	2.034	8	>0.05
1 天	对照	1.932±0.407	—	—	—
	AET	2.633±0.534	1.042	7	>0.2
	MEA	2.666±0.281	1.485	8	>0.1
5 天	对照	0.448±0.231	—	—	—
	AET	1.278±0.110	3.255	6	*<0.05
	MEA	1.703±0.125	4.790	6	**<0.01
絕對对照		3.190±0.274	—	—	—

注: 不包括退化的精原細胞。

* 有显著差异;

** 有非常显著之差异。

半多,由绝对对照组的 9.570 个减少到 4.132 个;而 5 天后则降至 0.583 个,只有绝对对照的 1/16(表 1,2)。与此同时,观察到大量退化的精原细胞(表 3)。这些结果与欧克伯格所得结果相似^[9]。

AET 与 MEA 对 A 型精原细胞的防护效果在照射后 12 小时及 1 天时并不明显,对照组与药物处理各组在这时的 A 型细胞数并无显著差异。然而在照射后隔 5 天,则药物处理各组中的 A 型细胞平均数显著地较对照组为高,AET 组 $P < 0.05$,MEA 组 $P < 0.01$ 。这表明 AET 及 MEA 对 A 型精原细胞的退化有明显的防护作用,而且尤以 MEA 的效果更为显著(表 1)。

由于 B 型及中间型精原细胞比 A 型精原细胞更为敏感,受照射后退化得更快,因此药物对 B 型及中间型细胞的防护效果也显示得更早。在照射后 12 小时,MEA 对 B 型及中间型细胞的防护作用已明显地显示出来。MEA 组在照射后 1 天及 5 天时,B 型及中间型细胞的平均数

表 2 各组小白鼠的每一精小管横切面中 B 型及中间型精原细胞平均数

照射后间隔时间	处 理	每一精小管横切面中 B 型及中间型细胞数 $\bar{x} \pm S.E.$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性之测定		
			t	自由度	P
12 小时	对照	4.132±0.505	—	—	—
	AET	3.518±0.320	1.025	7	>0.2
	MEA	6.246±0.734	2.369	8	*<0.05
1 天	对照	1.484±0.310	—	—	—
	AET	3.690±0.640	3.103	7	*<0.05
	MEA	5.356±1.108	3.367	8	**<0.01
5 天	对照	0.583±0.292	—	—	—
	AET	1.768±0.245	3.112	7	*<0.05
	MEA	3.520±0.328	6.691	6	**<0.01
绝 对 对 照		9.570±1.395	—	—	—

注:不包括退化的精原细胞。

* 有显著差异;

** 有非常显著之差异。

表 3 各组的各类精原细胞中退化细胞所占之百分率

照射后间隔时间	处 理	A 型 精 原 细 胞		B 型 及 中 间 型 精 原 细 胞	
		所观察的细胞总数	退化细胞所占 百分率±S.E.	所观察的细胞总数	退化细胞所占 百分率±S.E.
12 小时	对照	422	12.085±1.587	211	13.744±2.370
	AET	313	4.153±1.128	135	5.926±2.032
	MEA	492	5.488±1.026	271	2.583±0.964
1 天	对照	357	13.445±1.805	83	3.614±2.048
	AET	350	2.286±0.799	142	5.634±1.935
	MEA	487	1.643±0.576	262	3.817±1.184
5 天	对照	46	4.348±3.007	21	4.762±1.470
	AET	220	0.909±0.603	83	1.205±1.198
	MEA	206	1.456±0.835	123	5.691±2.098
绝 对 对 照		696	0.431±0.205	414	0

也都显著地較对照組為高 ($P < 0.01$)。在照射後 1 天及 5 天, AET 也表現出明顯的防護效果 ($P < 0.05$) (表 2)。

各類精原細胞總數中退化細胞所占的百分率,也證明兩種藥物有明顯的防護效果,使退化細胞減少。由於 B 型及中間型細胞更為敏感,對照組中在照射後 12 小時即可以看到大量的退化細胞 (13.744%),這時經藥物處理各組中退化的 B 型及中間型細胞顯著地較對照組為少;而在照射後 1 天及 5 天,因為早先看到的退化細胞已經死亡消失,此時看到的退化細胞百分率在各組中均不高,因此藥物對退化細胞百分率的影響也不明顯。退化的 A 型細胞則在照射後 12 小時及 1 天都有大量出現,因此在照射後 12 小時及 1 天都可看到藥物使退化細胞百分率大大降低(表 3)。

總結上述結果可以看出,在射線作用下, AET 及 MEA 對 A 型或 B 型及中間型精原細胞都有防護作用,使退化細胞減少,存活的細胞增多,而且 MEA 的防護效果較 AET 更為顯著。

2. 在染色體畸變率上所表現的防護效果

經 150 伦琴 γ 射線照射後,小白鼠初級精母細胞後期與末期中的染色體畸變大大增加。照射後 1 天,染色體畸變率比絕對對照組高 10 倍左右,達 9.672%。在照射後 5 天,畸變率已顯著降低,但仍比絕對對照高 6—7 倍。在照射後 35 天,則畸變率已接近於絕對對照的水平(表 4, 5)。

表 4 在各組中所觀察的初級精母細胞後期與末期數及染色體畸變

照射後 時間	處理	所觀察的後 期與末期數	有染色體畸變之後期與末期數				
			一個橋	斷片	橋+斷片	兩個橋	合計
1 天	對照	1043	75	20		3	98
	AET	1006	52	6			58
	MEA	800	29	9	1	3	42
	AET+MEA	1000	38	5	1	1	45
5 天	對照	800	41	8	2	2	53
	AET	1000	46	12			58
	MEA	1002	35	5	2		42
	AET+MEA	1004	26	3		1	30
35 天	對照	1000	8	1		1	10
	AET	1000	2	3			5
	MEA	1000	6	1			7
	AET+MEA	1000	9	3	1	1	14
絕對對照		2000	13	5			18

在照射後 1 天,受藥物處理的各組的染色體畸變率為 4.6—5.8%,都比未經藥物處理而受照射的對照組顯著為低;而其中尤以 AET 及 MEA 混合注射的效果最為明顯, $P < 0.01$ 。在照射後過 5 天,經藥物處理的各組的畸變率也都比對照組為低。其中 AET+MEA 組與對照組的差異仍非常顯著, $P < 0.01$; MEA 組與對照組也有顯著差異, $P = 0.05$;但 AET 組與對照組的差異在統計學上並不顯著。在照射後 35 天,因各組中染色體畸變率都已降至絕對對照組的水平,所以各組之間已無顯著差異(表 4, 5)。

從上述結果看來,在照射後 1 天或 5 天,在初級精母細胞中的染色體畸變率方面, AET 及

MEA 也表現了防护作用。在照射前注射上述药物，可使初級精母細胞中的染色体畸变率显著地降低。作者等在前一研究中已証明了 MEA 对獼猴及小白鼠睪丸中由 X 射線引起的染色体畸变有防护作用^[10]。本試驗則进一步証明 AET 及 MEA 两种药物在 γ 射線作用下对染色体的防护作用，而且两种药物混合施用的防护效果更好。

表 5 各組中有畸变的初級精母細胞后期与末期所占百分率及畸变率

照射后間隔時間	處 理	有畸变的后期与 末期所占百分率 $\bar{x} \pm S.E.$	畸 变 率 $\bar{x} \pm S.E.$	各組畸变率与对照組比 較时差異顯著性之測定
1 天	对照	9.392±0.655	9.672±0.913	—
	AET	5.760±0.950	5.760±0.950	*P < 0.05
	MEA	5.250±0.777	5.625±0.360	*P < 0.05
	AET+MEA	4.500±0.570	4.600±0.534	**P < 0.01
5 天	对照	6.625±0.375	6.875±0.375	—
	AET	5.800±0.930	5.800±0.930	P > 0.05
	MEA	4.192±1.094	4.192±1.094	*P = 0.05
	AET+MEA	2.990±0.910	3.090±0.994	**P < 0.01
35 天	对照	1.000±0.316	1.100±0.400	—
	AET	0.500±0.274	0.500±0.274	—
	MEA	0.700±0.583	0.700±0.583	—
	AET+MEA	1.400±0.484	1.500±0.548	—
絕對对照		0.900±0.179	0.900±0.179	—

* 有顯著差異；

** 有非常顯著之差異。

四、討 論

1. 本研究証實了我們的設想，即虽然有人証實 MEA 在睪丸中的浓度很低，但这并不完全决定 MEA 对睪丸就不能有防护作用。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特別是剂量与觀察指标。除了我們的結果外，1959 年以来陸續发表的不少資料，也都与我們的觀點相一致。

如所用的剂量較大，但以生殖力和暫時絕育期的长短等为指标，則仍可觀察到 MEA 与 AET 的防护效果。例如迈森等觀察到，在以 900 伦琴全身照射小家鼠时，受 AET 注射的小家鼠的暫時絕育期比用骨髓防护的为短^[11]。汪 (S. C. Wang) 等也証明，MEA 能預防雄性小家鼠受 700 伦琴 X 射線全身照射后最初 2—3 个月内暫时不育^[12]。

反之，如所用剂量較大，而且用睪丸重量及一般的組織学觀察作为指标，則即使药物在睪丸中浓度相当高，也不一定能觀察到药物对睪丸組織的防护效果。例如阿希伍德斯密什 (M. J. Ashwood-Smith) 所用的二甲基亚砜 (CH_3SCH_3)，对小家鼠有全身防护作用，而且在

注射后不到半小时內，在睪丸内即可发现药物含量相当高。他在注射药物后 45 分鐘时，以 100、300、500、800 伦琴 X 射線照射小家鼠，并在 28 天后觀察其睪丸重量及一般的組織学損傷情况，結果并未发现药物对性腺的防护作用^[13]。过去迈森等失敗的原因，很可能也在于此^[14,15]。又如厄肖夫 (B. H. Ershoff) 在以 900 伦琴致死剂量全身照射大家鼠，而以睪丸重量及一般組織学觀察为指标，也沒有觀察到 AET 对睪丸的防护作用^[15]。

在以染色体畸变率、精原細胞数及卵泡数等更敏感的指标来研究药物对射線的防护作用时，则以用比較低的剂量(即剂量与效应的相关曲綫中斜率最大的那一段的剂量)来照射为宜。

如射線剂量过高，則性腺組織受損嚴重，以這些指標就不易觀察到藥物的防護效果。當我們正在對本試驗的材料進行觀察時，已看到曼德爾（A. M. Mandl）已提出了這樣的見解，并用自己的試驗加以証實。當以 230, 345 及 460 伦琴照射大家鼠時，MEA 可使存活的精原細胞及前精母細胞增多^[1]。

努日金等起初用 500 伦琴照射雄性小家鼠，以 200 伦琴照射雌性小家鼠，分別以雄性性細胞數及卵泡數作指標，結果表明 MEA 等三種防護藥物對雌雄性腺均無防護效果。後來改用 50 伦琴的較低劑量照射雌鼠，却證明 MEA 可使受照射雌鼠的存活卵泡增多。而若同時以自體移植的方法改變卵巢的正常條件，則使 MEA 的防護效力更提高五倍^[4]。

總之，性腺中藥物濃度較別的器官中低，這並不完全決定該藥物對性腺一定沒有防護作用，研究方法在這裡可能起重要作用。在研究中利用較細緻和敏感的組織學指標或細胞遺傳學指標時，所用的照射劑量不宜太大。但如能使性腺中的藥物濃度提高，則當然有可能使藥物對性腺的防護效果更為明顯。

2. 根據已看到的文獻材料，到目前為止，以哺乳動物的後代變異為指標，証實化學防護藥物對射線的遺傳學效應有防護作用的，有管原努等及呂寧格（K. G. Lüning）等。管原努等用 AET 处理雄性小家鼠，在注射後 30 分鐘以 200 伦琴 X 射線進行照射，在與正常雌鼠交配後，觀察到 AET 有部分防護效果，使顯性致死率降低^[6]。呂寧格等用 MEA 处理雄性小家鼠，在受照射後 7 天內交配，發現 MEA 可使受 300 伦琴照射的雄鼠，在交配後所得胚胎的植入後死亡率減少，而使受 600 伦琴照射的雄鼠交配後所得胚胎的植入前死亡率減少。根據內爾桑（A. Nelson）等研究的結果，MEA 在注入雄鼠後過 20 分鐘，在副睪中的濃度相當高，而在睪丸中的濃度卻很低。呂寧格等認為照射後立即交配時所用的是在副睪中的精子，因此估計在照射後立即交配的後代中，MEA 也應表現出它的防護作用，試驗結果也與預想相符合^[6]。

但是我們的試驗結果表明，MEA 也可使照射後 1 天及 5 天內所觀察到的初級精母細胞後期與末期中的染色體畸變率減少。而根據歐克伯格的研究，自初級精母細胞後期與末期至精子排出精小管約需 15 天左右^[7]，而自精小管排出至精子排出體外尚需幾天。因此，如以 MEA 預先處理受 150 伦琴照射的雄性小家鼠，則在照射後 20—27 天左右交配所得的仔鼠中，染色體突變也可能会減少。但也有可能，由於受藥物處理組與對照組中有染色體畸變的精母細胞因受損傷嚴重而死亡，以致在這批精母細胞發育而成的精子使卵受精而得到的仔鼠中，在染色體突變方面不能顯示 MEA 的防護作用。這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判明。

3. 目前已証明對哺乳動物性腺有防護作用的只是 MEA 與 AET，這些含硫的化合物作用的主要機制在於使自由基鈍化（Inactivation）。因此它們對染色體的防護作用，主要是由於影響了電離輻射對染色體的間接作用過程。可是也有一些防護藥物能直接影響靶分子的輻射敏感性^[8]，而在電離輻射的遺傳學效應中，直接作用也起重要作用。因此，除 MEA 及 AET 外，其他化學防護藥物，如那些直接影響靶分子敏感性的防護藥物，也可能對輻射的遺傳學效應有防護作用。而且有可能，作用機制不同的防護藥物混合使用時，對輻射的遺傳學效應的防護作用也更大。值得進一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參 考 文 獻

- [1] Bacq Z. M.,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chemical protection of man and other mammals against ionizing radi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Atomic Energy, Vol. 11, 1956, pp. 332—334.
- [2] Kaplan W. D., Lyon M. F., Failure of mercaptoethylamine to protect against the mutagenic effects of radiation II. Experiments with mice, *Science*, Vol. 118 (1953), pp. 777—778.
- [3] Maisin J., Maisin H., Dunjic A., Maldague P., Cellular and histological radiolesions, their consequences

- and repai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Atomic Energy, Vol. 11, 1956, pp. 315—329.
- [4] Нуждин Н. И., Шапиро Н. И., Чудиновская Г. А., Панова Н. В., Влияние защитных веществ на гонады млекопитающих, *Журнал Общей Биологии*, Том 21 (1960), № 6, стр. 430—438.
- [5] Rugh R., Walff J., Evidence of some chemical protection of the mouse ovary against X-irradiation sterilization, *Radiation Research*, Vol. 7 (1957), pp. 184—189.
- [6] 管原努, 土川清, 田中富藏, 堀川正克, 山本五郎, 杉浦嘉彦, 所謂放射綫障害防护剤の效果の遺伝学的研究, 日本医学放射綫学会杂志, 1958, 第18卷, 第5号, 第188頁。
- [7] Leblond C. P., Clermont Y., Spermiogenesis of rat, mouse, hamster and guinea pig as revealed by the "Periodic acid-fuchsin sulfurous acid" technique, *American Journal of Anatomy*, Vol. 90 (1952), No. 2, pp. 167—217.
- [8] Oakberg E. F., A description of spermiogenesis in the mouse and its use in analysis of the cycle of the seminiferous epithelium and germ cell renewal, *American Journal of Anatomy*, Vol. 99 (1956), No. 3, pp. 391—413.
- [9] Oakberg E. F., Initial depletion and subsequent recovery of spermatogonia of the mouse after 20 r of gamma rays, *Radiation Research*, Vol. 13 (1959), No. 5, pp. 700—719.
- [10] M. A. 阿尔辛尼也娃, 马秀权, 汪安琦, MEA 对电离辐射所引起的染色体畸变的防护效应, 1960, 未发表。
- [11] Maisin J. F., Doherty D. G., Chemical protection of mammalian tissues, *Federation Proceedings*, Vol. 19 (1960), No. 2, pp. 564—572.
- [12] Wang S. C., Kuskin S., Rugh R., Protective action of cysteamine (β -mercaptopropylamine) against X-irradiation-induced sterility in CF₁ male mice,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of the 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 Vol. 101 (1959), No. 2, pp. 218—221.
- [13] Ashwood-Smith M. J., Inability of dimethyl sulphoxide to protect mouse testis against the effect of X-radi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Biology*, Vol. 3 (1961), No. 1, pp. 101—103.
- [14] Mandl A. M., The effect of cysteamine on the survival of spermatogonia after X-irradi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Biology*, Vol. 1 (1959), No. 2, pp. 131—142.
- [15] Ershoff B. H., Brat V., Failure of AET to protect against testes injury in the X-irradiated rat,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Vol. 198 (1960), No. 3, pp. 655—656.
- [16] Lüning K. G., Frölen H., Nelson A.,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cysteamine against genetic damage by X-rays in spermatozoa from mice, *Radiation Research*, Vol. 14 (1961), No. 6, pp. 813—818.
- [17] Oakberg E. F., Duration of spermatogenesis in the mouse, *Nature*, Vol. 180 (1957), No. 4595, pp. 1137—1138.
- [18] Eldjarn L., Pihl A., Mechanisms of protective and sensitizing action, In "Mechanisms in Radiobiology, Vol. II, Multicellular Organisms", 1960, Chap. 4, pp. 231—296.

(编辑部收稿日期 1962年1月6日)

